

翩翩红袖

妃妃日记

上

落棋砂 著

HUANGFEI RIJI

爱来了，唯有相爱的人，能感受到那种甜美与满足
爱去了，唯有深爱的人，能感受到那种心碎与无力



珠海出版社



妃子日记

上 落棋砂 著

爱来了，唯有相爱的人，能感受到那种甜美与满足
爱去了，唯有深爱的人，能感受到那种心碎与无力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皇妃日记.上/落棋砂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9.10

(翩翩红袖/陈媛主编)

ISBN 978-7-5453-0289-9

I. 皇... II. 落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9923 号

翩翩红袖 之 皇妃日记.上

主 编:陈 媛

作 者:落棋砂

责任编辑:潘杜鹃 曹力鹤

装帧设计:青华视觉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2639330 2639344 2939345 邮政编码:519000

网 址: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88 字数:1100 千字

版 次: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53-0289-9

定 价:130.20 元(全五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楔 子	1
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

倾城之州·神之隐	2
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

猫鼠之州·月之鉴	50
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

银耀之州·金之禁	104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

花錠之州·况之印	151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五章

诱惑之州·炎之魅	210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楔 子

“外婆，我要听故事嘛。”星空下，一个撒着娇，带着浓浓的稚气女声，让人不由得从心底生起怜爱。

“好好好，宝贝你要听什么样的呢？王子和公主，还是美人鱼？”回答的声音苍老沙哑，可那溺爱之情，光是听着，便足以想象老人面上如同秋菊一般的笑脸。

“那些都是大人们编出来骗小孩子的，汐儿要听真的故事。”女娃儿任性着，故意刁难。

“真的故事？”苍老的声音略一沉思，继而笑道，“好吧，外婆就给你讲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传说。

“相传在我们每个人的梦里，都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，那是一个完全由自己潜意识创造的世界，是一个与我们这儿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“每当我们入梦时，便是以另一个身份穿越到那个世界生活；醒来时，却又会忘得一干二净；每日如此穿梭，同时扮演两个角色，时空相错，互不知情，互不打扰。只是到自己的生命消失那时，那个世界也会随之一起消亡，如飞鸟过境，无声无息。”

“真的吗？汐儿也希望有自己的梦世界呢，这样白天晚上都可以玩了！”神奇的传说，顿时引起了童心的兴奋。

“你这孩子，就是贪玩。”苍老的声音训斥着，但舒畅的声音哪里听得出半分怒意？只是，呵呵笑着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可是，这只不过是传说罢了，外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”

的确，只是传说罢了，谁知道，那是真的，还是假的呢？

第一章 倾城之州·神之隐

“汐儿……汐儿！”清朗的男声焦急地呼唤着，她手一震，指间夹着的白子“啪”的一声落在棋盘角上，随即滚落在厚厚的羊绒地毯上消了身形。

只是这声惊吓，却将那游离的意识唤了回来，她一侧脸，眼前的朦胧消失，映出一张年轻男子俊美的脸，一双星子般耀眼的眼眸正紧张地看着她，“汐儿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张了张嘴，方意识到大厅里所有人都注视着自己，腮上一热，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，“冽哥哥……我大概是，昨夜没睡好吧。”

奇怪，为何这几日，脑中总是浮现着幼时外婆讲的那个传说，心也不安分得很，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般。

“真是的，”隋冽望着她，脸上无奈至极，但眼里的怜爱却只增不减，他伸出手扶住她的肩头，语气温柔，“不舒服的话，我送你回房休息。”

“不，不用了。”她摇摇头，隋冽的关怀让她忍不住在心里涌起小小甜蜜，于是嘴角绽放的笑容也愈发美丽动人，如同一道光芒，映亮了厅内所有人的眼。

“隋小姐，如果身体真的不舒服，我们的棋局，可以改日再续。”对面，一名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微笑着向她示意。

“南宫少爷，”在隋冽担心的目光中，她转过头来，对着那西装男子浅笑，“我身为隋氏子女，怎能以身体抱恙这样的原因临阵脱逃？”

“不过……”话锋一转，声音似是挑衅，又似是带几分善意的玩笑，“南宫少爷若是因为担心输给我的话，我倒是不介意委屈我小小的好胜心配合一次。”

听得她的戏谑，西装男子先是一愣，回神后竟然畅快地大笑起来：“哈哈，不愧是隋家第一大小姐，闻名不如见面。好一个隋夜汐……月下夜潮汐，看似静谧，却暗藏汹涌，不可小觑，看来我这一趟，真是没有白来。”

“抱歉，南宫少爷的意思，我不是很明白。”他今日来，难道不是简单的切磋棋

艺么？

夜汐皱起眉头，心里却忽然蒙上一层阴影，尤其是，在余光扫见一旁半老男子面上满足的笑容时——那是隋宇集团的所有人，隋印亿，也是，隋冽的亲生父亲。

西装男子停住了笑声，换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说：“其实，我这次来，是打算为我的弟弟……”

“啪！”一声清脆的摔门声，一个白色身影冲出了门外，她从来没有这般拼了命地逃跑过，仿佛只要脚步一松懈，所有的希望都会被剥夺得一干二净。

“开门！”她用拳头拼命地敲打着大门上的铁栏，那疯狂的样子让一旁的门卫们胆战心惊，劝也不是，不理也不是。

一名门卫大着胆子，将身子凑了过来：“大小姐……您这是？”

“我叫你……开门。”她眉眼一扫，冷冷说道，眸里天生的气势，顿时让那门卫吓得不知所措。急急匆匆地冲回控制室，又手忙脚乱地按了几个按钮，终于听见“咔”的一声，那巨大的铁门便缓缓向两旁移开。

这便是……外面的世界么？

望着山下不远处的灯火如星，夜里清冷的雾气为那璀璨光点增添了几分朦胧，她望着那里，方才发生的可怕的一切，仿佛都如一场噩梦。

可偏有人要将她拉回现实。

“汐儿！”隋冽上前一步，拉住了她。

“放开我……”她头也不回，但身体却微微颤抖起来。

“汐儿……”隋冽俊美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神情，“不要这样对我好么……你以为我愿意见到你嫁给南宫世家的二公子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你不愿意……”仿佛被雷击中般，她的身体一下子僵硬了起来，声音也如千年寒冰，透着刺骨的寒意，“但是，你却对我隐瞒了你与寰天集团的大小姐订婚的事实。”

仿佛被击中心中最脆弱的地方，隋冽的眼里出现了更复杂的情绪，他痛苦地低下头，沉默不语。

“如果你真的爱我……”她突然转过身来，拿起隋冽的手，将它紧紧贴在自己温热的脸上，盈盈的泪花中闪现着动人的柔情，“不要理会爸爸，我们一起走好么……”

隋冽的眼神现出惊讶的神色，但随即又恢复痛苦，他嗫嚅着，吐出几个字：

“可是你知道……我是隋宇集团唯一的继承人……”

她忍不住笑了，笑自己傻，甩开隋冽的手，望着这曾让自己依恋多年的男子，他的温柔，此刻如此模糊。夜风拂过，她滑顺的长发在空中轻舞，那傲人的风骨便再也掩藏不住，那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，竟让隋冽不禁后退了一步。

“说到底，我只不过是隋家一个养女，一个孤儿，我凭什么和出身豪门的朱家大小姐相比。”她浅浅微笑着，说得云淡风轻，只是，说出这番话后，嘴角终是现出一丝苦涩。她眼波轻扫，马路的不远处，两道灼灼白光正飞速朝这边驶来。

可是命运前来接她的么。

“再见了……我曾经深爱的……冽。”露出最后一抹美丽的微笑，她纤细的身子向后轻轻倒去，隋冽面色一惊，慌忙伸出手想抓住那只他曾紧握了无数次的白皙小手，可一切却太迟了。

“汐儿！”一声刺耳的刹车声，压过了他的嘶吼，在泪眼朦胧中，那小小的人儿轻轻地飞了起来，如一只折翼的蝴蝶……陨落了。

“抒月！”某个空间里，一个温柔的声音渐渐变得虚弱，仿佛其主人正极力压抑着莫大痛苦，周身皎白的光辉如同新月，此时也暗淡了下来。

“神姬？！您这是……”被唤作抒月的少年脸上满是担忧，可无论心中多么焦急，一股巨大的抗力如墙一般阻挡着他，使他用尽全力也无法靠近那逐渐暗淡的女子身影。

“抒月，我要走了……‘极’，便交给你了。”微弱的声音，支撑着笑意，却愈发力不从心。

少年面色一白，惊诧万分，他万万也没想到，千万年一直以己之力撑起“极”的创世神姬，此刻竟然说出这般话。

“不用担心……暂时瞒住王庭。”轻柔的声音里勉强现出一丝笑意，“真正的我……很快会……”话音未落，那光球终于支撑不住，一阵刺眼的白光之后，一切归为沉寂。

“神姬！！！”少年绝望地嘶吼着，眼睁睁地看着眼前原本耀眼的白色光球，此刻犹如殆尽的火焰，连同其中的女子，就那样，消失在空气中，从此，无声无息。

“神姬……”少年无力地跪坐在地，心如刀割，望着眼前那空空的百合花座，混乱的意识仍无法相信方才的一切，他侍奉了千百年的主人竟然……

“砰砰！”门外却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“大神司！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大神司！”



少年身形一震，被拉回现实，他不想，不忍，不愿面对，可是，他有这般的权力么？

拳心一紧，他咬牙忍住悲愤，十指在眉心交合，那直立的食指尖便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白色光球。“去！”他清吼一声，那光球便迅速向百合花座射去，一下子扩散开来，直至占据整个花座，而那白光中也隐隐地现出一名女子的身影。

望着那熟悉的身影，少年眼里再次浮起雾气，却一甩头走向门边，咬破嘴唇，让面容因为剧痛而恢复平静。

“什么事？”将门一下子拉开，刺眼的阳光顿时照亮了整个大殿，也让他的心犹如万蚁啮噬般酸痛不止，这真的不是梦……“她”真的走了。

“大神司！”旁边顿时有众人忧心忡忡围来，是侍奉的神官们。谨记神姬殿只有大神司与王方可出入，对于刚才那突如其来的吼声，众神官虽心底满是焦虑不安，却也不敢破门而入，此刻只希望大神司能给他们一个答案。

“没什么事，下去吧。”少年淡淡地说着，外表看来只有十二三岁的他，声音中却透着不可冒犯的威严。

众神官偷瞄了门内一眼，看见花台那仍“健在”的光球时，提着的心终于放下，“是，大神司！”便皆欣慰地散去了。

脚步声渐渐远去，少年转过身来，望着殿上那百合花座，不禁苦笑着叹了一口气，神姬啊神姬，伪造光球尚属容易，可撑起整个“极”是他能够胜任的么？

但是，只要她能回来就好，哪怕要他献出自己的生命，他也是愿意的。

而与此同时，某处的黑暗中浮现一抹美丽却冰凉的笑容，那暗含的诡异让人不安。

而她的声音，仿佛在嘲笑：“真没想到，你竟然还有如此一手。好吧，就让我来看看，这场赌注，究竟会如何收场。”

或许，真是不值得的，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，不值得。

当失去意识的前一刻，她的脑中，竟有如此的念头。可是，若这便是命运……命运，何谓命运，是已发生的，还是未发生的，抑或，不过是种推算？

突然，她的鼻尖，涌入一股不知名的淡淡馨香……奇异的，从未品味过的香气，竟然让她忍不住怜惜哀伤，只是，嗅着这奇妙的香气，浑身的疼痛竟然慢慢地消失了，心中也一点点地温暖起来。

她睁开双眼，却只见得周身一片灰色迷雾，仿佛天地化为一体，而迷雾深处，有一个颀长的俊逸身影若隐若现着，她见到他身后的垂地银发，一圈淡淡的金光

围绕在侧,犹如金日皎月相互辉映,那本该是不应共存的两色,却在他身上融合得如此和谐自然,那飘逸长发,脱俗得不沾一丝尘埃,那忧伤的香气,也是从那儿来的么?

她轻启朱唇,想轻呼一声他的名字,喉间一紧,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,而风却犹如信使,将她的呼唤传去。清风再度扬起,迷雾缓缓散去,那男子微侧脸庞,垂顺银发之下,露出一双如同魔石般的紫色眼眸,勾魂摄魄,迷住了她的眼,也迷住了她的心。

我们……认识么,为何,要以这般孤寂的眼神望着我,她痴痴地望着他,想看清那容颜究竟如何举世无双,可是,当她伸出手去时,却犹如搅乱了水面的平静,顿时,飞沙走石,天崩地裂,那抹银色不见了,在混乱与惊慌之中,她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,从前方传来:“终于,你还是来了么。”

“你是谁……”她企图睁开眼,漫天的飞沙却肆意地将她的视野搅乱一片。

“这并不重要。”那声音笑道,“我来此,是送你一样见面礼。”

“那是什么?”她根本便没有见到他的脸,又何来的见面礼?

“三次……我给你三次。”那声音轻道,“三次封印记忆的机会,可如何利用……便是你的事。”

他的声音带着笑意,仿佛洞悉天下一切,而她却因此惊呆了,沉默许久,不由得微微一笑,“收回去吧,我不需要。”

若是因为她为情而死,便认为她会选择放弃记忆让自己好过,那么,他便大错特错了。

“真的不要?”老者的声音里带着几分试探,或许,更多的,是看好戏的兴味。

“真的不要。”她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
“好,真的很好。”老者笑道,“可是,我却认为你需要它。”

真是自大,她忍不住笑了,正想出语反驳,老者却打断了她,提高了音量,他苍老沉稳的声音犹如最后的审判,“一次,你能够选择记忆的机会,只有一次,其余两次,命运之轮将为你自动执行……”

他怎可擅自替她做主!她禁不住愤愤不平,起身想去讨个公道,但忽地感到天摇地动,一低头,地面竟然从她脚下裂成两半!

她甚至来不及惊呼,便与那碎石一起坠下了深渊,而在失去意识前一刻,她听到老者慈祥却专制的声音。

“这,便是第一次。你将忘记这里的一切,除了……该记住的。”



该记住的……是指什么？她多想仔细理清这个问题，可是，黑暗如潮水，铺天盖地地将她吞没。

死了么？死了吧。

可是，为何还感到眼前有隐隐的光线，犹如黑暗中的明灯，召唤她前去某个未知的方向。

她想，她该是睡了许久的，不然身体不会如此疼痛，仿佛闲置多年锈迹斑斑的机器，动弹不得。

可是，她竟然无法安心休养，不能活动身体，但起码，她可以选择睁开眼睛。

只是，原来人不经意的一瞥，却让心脏险些从胸腔中跳出的。

诡异，莫名，这是她睁眼后脑中仅存的词，因为她分明见到，上空那如同巨大八卦阵一般的粗壮屋檐交错盘旋，上面雕刻着不知名的图案，犹如某个古老的民族，祭拜神灵时精心绘制的图腾。

而阳光的反射让她发现，在她与这巨大八卦阵之间，竟隔着一层晶莹透亮仿佛水晶般的隔壁，她勉强侧脸，方发现两侧竟然也如此，将她完全隔离在世界之外。

她不是胆小的人，可此时，心里竟也涌起寒意，因为，这种景象让她联想到某个可怕的情景……死人棺材！

难道她真的死了么？

如此，隋家的人算是待她不薄，连棺材都准备得如此……有特色。

可是很遗憾，棺材的钱，怕是要付诸东流了。

她要离开，趁周围尚未有人前来发现她的秘密时，可是，她却意识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原本灵活的手指，此刻光是动一动，便需要忍受钻心的疼痛，更不用说身体。

可是，她总是不服输的。

咬牙撑起身体，想推开那让人不悦的水晶屏障，只是，到底是她气力太弱，抑或是这水晶棺材封得严实，她出了一身香汗，也无法将其推动半分。

她无力地倒了回去，费力地喘气，一丝淡雅的香气袭来，她方注意到自己身边围绕着上百朵美丽的天蓝色花朵，那娇嫩的花瓣，那微扬的花蕊，那清新宜人的香气，竟是兰花无疑。

世上竟有天蓝色的兰花？她吃了一惊，为自己的孤陋寡闻。她猜想，这蓝色兰花许是何处的奇芳异草，因为，闻着那淡雅芬芳的香气，便仿佛体内有不知名的

力量,让她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,体力也似乎一点一点地恢复了。

于是她又再度试着推那水晶棺木,只是任她或推或踢或敲打,那水晶硬是纹丝不动。

她不禁自嘲地笑笑,她脑袋撞坏了吧,棺木是那么容易打得开的么?或者她应该停止浪费体力,继续这样静静地躺着,只待人进来发现这原本应该已经死去的人正睁大双眼紧盯着自己,发出“来人啊!诈尸了”之类的惊呼声,吸引一大堆人来看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》之现场版……虽把自己这样的俏佳人和僵尸牵扯在一起让她心有不甘,但或许也只有这样方能出去了吧,只是可怜的,下半辈子兴许便只能在某某研究所里生活了。

她淡淡一笑,笑得脱俗,笑得清丽,没有旁人来欣赏,但足以让旁边美丽的蓝色兰花黯然失色。

脖子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发出隐隐的清凉,她伸手抚去,碰触到一个冰凉的小珠子,握在手中异常地圆润光滑,让人舍不得放手。

她很想要拿起来看个究竟,无奈那系住小珠的绳子却十分之短,只能刚刚触及下巴,便无法再往上移,硬扯只会让颈部勒得生痛。

无奈,只得放弃,而后,她看着那透明的水晶棺盖再度发起愁来,这要何年何月才能出去呢?

仿佛感应到她的忧虑,手中的珠子突然温热起来,她虽然看不见珠子,但却可以瞥见柔和的白光正从那个方向放射出来。

“咻!”一声巨响,仿佛是被万剑齐击般,坚硬的水晶棺一下子裂成了成千上万片细小的碎片,四处飞溅,她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片小晶片向自己刺来,眼看就要被万箭穿心,那晶片却又在一瞬间化作了无声无息的空气。待得回神过来,已是许久后的事。只是,却有更大的惊奇在等待。

从花床上滑落,脚一触地,她便已感觉到有某些不对劲,为何地面看来是如此之近?

托起双手,将其放置眼前,她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本纤细的双手此刻竟变得又小又胖,虽然皮肤仍是一样的白皙细滑,只是与之前的比起来,眼下的看上去更像是……小孩子?

待支撑着走了几步,心中的疑问便愈发沉重,不单是离地近了,身子也变得如此轻盈……难道她真的变成小孩子了么?!

一种莫名的不安袭来,她努力压制住不安的情绪,眼神慌乱地向四周扫视,



希望可以找到某些类似镜子般的东西。

镜子是不会说谎的,是吗?

所以,当她看清八卦镜里那张自己十几年前的小脸时,她只觉得哭笑不得。

珠子,她也见到了,青色的莹润的珠子,用细细的红绳系在颈前,可是,又如何?

她嗅到了一丝阴谋的气息,却因为说不出个所以然而愈发不安,她只觉得屋中似乎有种不知名的霉味,让她迫不及待地想摆脱这里。

于是她提起长长的衣裙,两步并三步地冲到门边,用尽力气打开了门。

刺眼的阳光立刻如水般宣泄而入,耀得她睁不开眼,也看不清眼前的景象。

“二……二小姐?”她听见一个颤抖着的声音,透着难以压制的激动,接着便听到阵阵渐行渐远的凌乱脚步声,以及远远传入耳中的喊叫声,“老爷!夫人!二小姐……二小姐终于醒了!”

真是奇怪,她什么时候降级变成二小姐了?

只是,当眼睛终于适应屋外灼眼的日光后,她不想,却不得不再度惊讶了一次。

“老天爷,你让我死而复生就是来让我吃惊的么?”她喃喃道着,望着眼前仿佛苏州园林般,不,或许更胜一筹的湖中美景。

在离她不到几步的精致雕栏外,清晰可见层层叠叠布满湖面的出水芙蓉,在清风的抚摸下婷婷起舞,风姿卓越。而远处,则有雕栏玉砌的亭台水榭错落其中,如同点缀在青玉盘上的一颗颗水钻,既优雅又别致,触眼则悦目赏心。尤其是不远处那湖心精致的小筑里,竟隐隐闪现着一片清新怡人的天蓝色,仿佛是一位身着蓝衫的绝色佳人小憩其中。微风轻扬,送来阵阵清幽香气,如此之熟悉迷人,让她不禁微微一笑,竟是那稀有的蓝色兰花么?

只可惜她不是一个会沉迷在这人工美景中无法自拔的人,她更喜欢自然天成的山清水秀,那如眉黛般动人的山,那如淡烟般诱心的水,望之犹如同写意画般的畅快自由,落落大方毫无拘束,这种深入内心的视觉冲击,绝不是眼前这虽精致却太过完美,以致落入庸俗的湖荷亭榭可相提并论的。

想想刚才那颤抖的声音,虽然听来情真,但想起隋家的种种,她仍下意识地想躲避开来。于是她提起长裙,背离那声音远去的方向,夺路而逃。

穿过湖面的九曲桥时,她隐约见到远处似乎有许多身着古装的人在攒动着,向刚才她逃出的湖边小屋奔来,或许便是那陌生声音的主人引来的吧

想到这，她加快了脚步，无奈人小步短，怎么也跑不远，好不容易跑到一座亭榭边，却眼见得那小屋的人已经炸开了锅，显是已发现她失踪的事实。

不好，她眉头一皱，虽然眼下正热的小说教导她，她这种莫名的情况，十有八九是穿越到了一个奇怪的时代，附在了一个和她小时候长得很像的非常有可能便是其前世的身体上，但不代表着她随夜汐便要乖乖地遵循这个怪理，老老实实地去做这个身体应该做的事。一想到还要学着小说里用各种方式去编造什么失去记忆的谎话，她便觉得浑身不舒服。

她眼一扫，瞧见旁边的假山，计上心来。将累赘的白色长袍一脱，只留下贴身的单衣，随手拾了块石头包在长袍里，趁四下无人，迅速地向湖心一扔，那白色长袍便在空中划出一条漂亮的抛物线，然后“扑通”一声跌入水中。

趁此机会，她飞速地蹿入假山丛中，找了个不显眼的山洞钻了进去，将小小的身体很好地掩藏了起来。

果然，还是小孩子更适合捉迷藏，她笑了笑，毫不理会洞里地面潮湿的青苔和时不时散发的腥味——这些是那些娇嫩的正牌千金小姐们干的事。

偷偷探出头去，见那平静的水面上，已有件白色的衣裳悠闲地浮在上面，煞是显眼。

大概很快就会发现吧，她讪讪一笑，她并不认为这种诈死之事可以瞒得过世人，可好歹能为她拖延一些时间——在捞遍全湖之前，大概还不会有人有心思来搜寻其他的地方吧。

虽然很对不住这身体的父母，好不容易看到死去的女儿活过来，现在又要让他们再伤心一场，但死了的人毕竟是死了，现在活着的人是她随夜汐，不是那个什么二小姐，所以，或许她也没有太多好愧疚的。

想到这，她不禁觉得有点累了，头一歪，困意一下子便占据了整个脑袋，闻着那湿湿的青苔味，靠着冰凉的石壁，在这混乱得弄不清情况的局势里，她竟然安稳地睡着了。

梦里似乎听见了鼎沸的人声以及哗哗的击水声，只是她已懒得抬眼去看，之前活动这具身体，竟似已用掉了她毕生的力气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，一阵凉风钻入洞中，惹来阵阵寒意，她睁开眼，终于迷迷糊糊地醒来。只见得洞里一片黑暗，唯有洞口射入几束微弱的星光，想来已是深夜。

随意地伸了个懒腰，揉揉眼睛，稍稍整理自己的思绪，便小心翼翼地把小脑



袋探了出去。

清新的荷香伴着夜风而来,驱走了鼻间湿湿的青苔味。不远处的湖面静得没有一丝涟漪,似乎连优雅的花蓉们也睡去了,丝毫不理会前来挑逗的夜风。

舒服地挽了挽鬓上的长发,让心情随着长发自由地在风中舒展,脸则仰望着天空,眼里露出惬意的神色。

星星仿佛海边的白砂般密布青玉盘,看似触手可及,却又远如隔世。她痴痴地望着,想起了未进入隋家时和外婆在田野间看到的星空,天色也是如此一般清亮,星星也是如此一般璀璨,只是外婆已不在人世,她也离开了隋家,一切均物是人非。若外婆知道她今天的遭遇,当初还会同意把她送入隋家吗?

不禁想起了某个人,见到她因他而死后,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?若是知道她没有死,又会是什么心情呢?

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

不是骗我

很爱过谁会舍得

把我的梦摇醒了

宣布幸福不会来了

虽然复生了,但这辈子怕是不会再爱了吧……何况,还是以这样一个小孩的模样。

世事,总是如此难料,而她,也没有时间伤感。一抹浅笑过后,将愁思深藏,开始打量四周的环境。此时月已当空,只是大部分掩在天空仅存的几片厚云中,唯向人间留下一片月影。园子四周暗暗的,一片寂静,似乎连蝉鸣蛙叫也被夜色消了音,仅见得远处几盏守夜的灯笼在不紧不慢地巡游,想是经过白日的折腾,所有人都疲惫地睡去了。

她不确定园里的守卫有没有睡着,毕竟这般大的院子,主人想是颇有身家的人,安排的守卫也必是武艺高强,戒备森严,以她如此小的身躯,遇上便只有乖乖受擒的份,连挣扎的余地也没有。

她不是个喜欢冒险的人,只是此时不走,她或许便不再有机会做回自己。

心一绝,小心地从洞口爬出,将自己的身影隐藏在草木的阴影中。可这单衣的白色太过显眼,犹如一块金字招牌引人注目,她只好蹲下身来,捧些花间污泥往身上涂去。

“你果然在这里。”一个低沉却温和的声音传来,将她吓了一跳,手中捧着的

泥一下全落在了裙子上，溅开了泥花。

可惜了，多好的裙子——但是，却顾不得这么多了。

强按下跳得飞快的心，她缓缓转过头来，见得一个颇长的身影立在身后。

夜月识时务地从云彩中探出头来，将皎洁的月光洒在来人的脸上，映出一张俊美英气的脸，与一身侍卫装扮的衣着。

守卫么？她禁不住微蹙眉头，她已料到，只是不曾料到竟来得这般快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不客气地问着，为什么老天总是派些莫名其妙的人来坏她的好事呢？

只是听到她这样质问，那男子却露出受伤的神色，但一瞬间却又释然，换作好看的笑容：“小姐不认得属下了吗？属下是和您一起长大的城阡陌啊，不过也难怪，十年未见，以前的小男孩现在已成大人了。”

十年？可这身体明明才五六岁的样子……他是在唬她么？可是看着那不带一丝虚伪的笑脸，她竟然难以怀疑。

但无论如何，都与现在的她无关吧？于是她缓缓地直起身子，以标准的笑脸徐徐道：“不管你是谁，请你让开路好吗？”

说着，她抖抖裙上的淤泥，从从容容地从那男子身旁绕了过去，不理睬男子一脸愕然的表情，尽管那表情让她稍稍有点内疚——毕竟是她占了别人的身体。

只是或许她想得太简单了，在大人的世界里，小孩子的意愿总是不受尊重的。没走几步，她便已感觉身体被一双大手温柔地抱起，待反应过来时，她已稳稳地落入那人宽广的怀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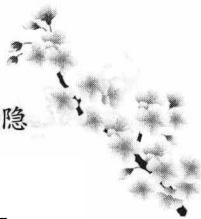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管二小姐你是否……记得我……”仿佛在压抑体内的痛苦，他的声音竟有些颤抖，“老爷夫人您总归不会忘记的……他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十年了……”

又是十年？她眨巴着眼睛，脑袋里真的是一片混乱了，这个身体的主人真的不是最近才过世的么？

可不论脑中状况多么糟糕，她始终是无法忍受自己与一个陌生男子如此靠近的事实，他身上散发的浓郁阳刚气息只会让她浑身不舒服。于是她伸出小手，揪住男子的领口：“放我下来，我自己会走。”

“城阡陌……是吗，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没有落水？”一路上，她赌气般与城阡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但最后，终是忍不住好奇问了。

城阡陌微微一笑：“只是恰好听到了那声音而已，下次小姐假装落水时，应该



找块更大的石头。”

她吐了吐舌头，如此看来，的确是她大意了，守卫的听觉果然不同一般：“可是，”心中再起疑惑，“为什么你又知道我在假山这呢？”

城阡陌又笑了，英气的脸显得格外迷人，他低头看着夜汐，眼里流动着某种不知名的情愫：“从前小姐不开心的时候，总是躲在假山里，害我要一个个地寻……没想到，十年沉睡后你竟然一点也没变……”说到这时，他顿了一顿，苦笑一声，“虽然现在还没想起阡陌的事，但是阡陌相信，总有一天你会记起来的。”

才怪，她又不是那个二小姐，想得起来才是咄咄怪事。

却还得故作漫不经心地笑着，不作言语。只是这般看来，这城阡陌似乎与那二小姐关系不错，无怪乎当听到她说不认识他时会露出那样伤心的神情。只是，那“十年沉睡”又是怎么回事？

“我说，那个十年……”她话讲到一半，城阡陌突然止了步子，她心中惊诧，抬眼看去，便见一大群人站在路前方，似乎是前来迎接她的。

富豪人家的通信网还真是不一般，她甚至根本没有发现城阡陌是何时报的信……她感叹着，开始打量人群最前方那对泪眼朦胧的中年夫妇。

男的一身金丝锦衣，面容威严，体态富贵，身体因为激动微微颤抖着，顶上镶着斗大明珠的头冠和身后恭敬的下人已显出了他的尊贵身份。女的则衣着素雅，仪态端庄，虽不时地拿着罗帕抹去眼中簌簌流下的泪珠，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她半分。

这便是二小姐的生身父母了吧……她以为自己无情，此刻却不由得心一酸，她一出世便不曾见过父母的模样，此时，竟然心悸难平。

“倾儿……娘终于又见到你了。”中年美妇哽咽着，一下子扑上来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，温热的液体滴在她的脸颊上，那泪里的酸楚，惹得她鼻子酸酸的。

她忍不住伸出手，想安抚这拥着她痛哭的女子，华衣男子也颤巍巍地走上前来，老泪纵横：“倾儿……快叫娘啊。”

而主子一动情，身后的下人也跟着泣声一片，或真心，或应势，都无从分辨了。

她不是个矫情的人，但此时，她竟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哽住了，想起南宫凡提亲时，隋印亿那满意的笑脸，酸痛、苦涩、自嘲、百感交集……她不禁啜嚅着，叫了一声：“娘……”